

古林坳

刘
勇
著



5

上海出版公司

古林坳

作 者： 刘 勇

责任编辑： 丁 铮

装帧设计： 周建义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江西省宜春市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3 插页 140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ISBN 7—80570—394—9/I·133

定 价： 3.20 元



作者简介

刘勇，1959年初春生于赣中一个偏僻的小镇，1975年毕业于江西宜春一中，同年入伍，四年后退伍在文化单位工作多年，担任过文学编辑。自学取得地大中文专业文凭，现在中共江西省宜春地委组织部工作。1984年出席过第二次全国青年自学经验交流会。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江西分会会员。

1977年正式公开发表文学作品，至今已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四十余万字，出版过长篇纪实文学《不安分的灵魂》。《古林勘》为第一部小说集。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亲切、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赣中土地上一群男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精神、生活等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活泼俊俏而又饱受压抑的姑娘；命运坎坷仍不懈追求美好理想的男子；为获取幸福爱情生活而顽强抗争的少妇；勇于冲破封建观念束缚的中年妇女；对新生活充满希望的老人……

作者以饱满的热情去探求他们内心深处的奥秘，去描写他们粗放而缠绵的感情。作品深刻地反映了老革命根据地人们的新生活，即热情奔放，又如泣如诉，真切感人，是一幅幅神奇而绮丽动人的赣中风情画。

作者是江西省青年作家，生长在赣中的红土地上，曾出版过长篇纪实文学，本书是他的第一部小说集。

序

徐亚南

面对青年作家刘勇的二十多篇小说，我想起了一件往事。那是在1980年，他当时在《秀江》编辑部工作。一天，他拿来一篇署名“海水”的小说稿《苦妈》让我看，希望我能写一篇评论。我读罢《苦妈》，觉得不错，写得挺有感情，有人情味，其中的细节描写相当出色。于是，我高高兴兴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不久就和《苦妈》一起刊登在《秀江》上。过了一些时候，见到了刘勇，我顺便问起《苦妈》作者的真实姓名，刘勇笑嘻嘻地说就是他自己。我笑着批评他，这是要的什么花招啊？他忙笑着解释，是怕事先说出真名实姓，我可能碍于情面，不好提作品的缺点，所以才……。从此，我对刘勇留下一个印象：年轻，聪颖，艺术感觉良好，上进心挺强的。他才二十一岁啊，这么个小青年能写出《苦妈》这样的小说，实在有点出手不凡哪，以后的发展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一晃十年，他要出第一部小说集了，希望我能说几句话，我欣然同意。只是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细研究，只好凭着不太可靠的感觉说话了。那么，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十年前的那棵小树苗，如今已经成长起来，变得青翠挺拔，摇曳多姿了。

从这个集子中可以看到，刘勇不乏饱满的政治热情，他

敏锐地关注着现实生活的发展，并及时地予以艺术再现。所谓“及时”，就是“贴近生活”吧。象《苦妈》和《幸福的微笑》都发表于1980年，写的都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人和事，前者写一位有海外关系的贫苦中年妇女，后者写农村实行改革前后妇女对计划生育的不同心态。表面看来，一个写了党的侨民政策，一个写了计划生育，容易使人联想到过去的“配合中心”、“图解政策”那一套。这确实是个敏感的话题。一般说来，我是赞成对现实生活保持一定距离的，站开一些，仔细地多看两眼，冷静地多转两下脑筋，总比急忙上阵会写得更准确一些，深厚一些。但这可不能一概而论。象刘勇这样既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又相当熟悉生活的人，就是另一码事了。事实也是这样，无论是苦妈和大娥，都是活生生、有个性的艺术形象。作者是把侨民政策和计划生育作为“载体”，而着意去描写人的遭遇，人的命运。他坚持了“及时”的长处，避免或基本避免了不足，这是一件好事。有人也许对“贴近生活”的作品怀有偏见，那么，最好是先看看作品再说。

作者写的最富激情、最有魅力的，要算那些关于山村少女少妇们爱情纠葛的篇章。感谢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幅新时期山村“美女”图，淑静的，野性的，泼辣的，温顺柔弱的，……一个个都那么鲜活而俊俏，浑身上下，从心灵到外貌，都浸润着山野丛林的浓郁气味，挺可爱的。如果倒退四五十年，我是一个小青年，说不定会爱上她们中的哪一位呢。照我看，在所有描写爱情的篇章中，《古林垌》应该坐第一把交椅。同样是爱情纠葛，在这里却表现更大胆，更富跌宕，更委婉。人物性格不再象某些篇章中那种单一的色

调，而是在情节的发展中使性格具有了多样性。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由此使人物形象更丰厚了些，也加强了作品的深度。此外，这篇小说对莽莽山林的环境描写，正好和带有野性气味的爱情故事和谐地溶为一体，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作品的苍凉意味。

小说中对中老年农民、基层干部的描写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诸如老关队长和齐书记（《老关小传》），姜部长和程阳（《带泪的小曲》），妇联马主任（《山野菊》）等等，他们的形象活灵活现，令人可佩、可叹、可笑。从这里可以看到作者视野之宽和对现实生活熟悉的程度。

在艺术追求上，刘勇似乎是在有意发觉和表现十年改革期间赣中农村出现的新的美好的人和事。一句话，他是在发现和创造美。在风格上，他是在追求与内容相一致的诗一般的意境。这是他不少作品中呈现出来的一大特色。静静的山林，皎皎的月光，唧唧的虫鸣，清清的溪流，配上山野妹子开怀的笑声，如怨如诉的细语，再配上亲切细腻、土色土香的语言，就使作品笼罩在清新柔婉的气氛之中，让读者的心在美的享受中渐渐地消融……不过，我有一个印象，似乎作家在这一追求中，有某些过头之处，以致有些地方读起来显得过于软绵。尤其在处理悲剧场面时，太软绵了会使作品减弱感人的力量。与此相联系的是语言，从总体上来说，是经过提炼的，带有浓厚赣中地方色彩的文学语言，生动活泼，亲切细腻。但在有些地方，为了加强作品的诗意，过多使用了一些细柔的词语，如“融融的”，“悠悠地”“路儿很平，路儿很坦”之类，就显得过于纤弱，缺乏一种气势。

老年人对年轻朋友的作品说三道四，总有点担心，生怕

在无意中用过了时的章法去规范新鲜活泼的作品，以致弄巧成拙。上面说的这些，就权作一个喜爱他的作品的一位读者的零言碎语吧。

1990年10月

目 录

序	徐亚南 (1)
大山情	(1)
溪水清清	(14)
苦 妈	(24)
暮 歌	(35)
古林坳	(39)
幸福的微笑	(56)
山 道	(65)
甘 泉	(68)
金曲银曲	(71)
春 生	(80)

成德三笑		{ 84 }
山野菊		{ 95 }
这黄灿灿的谷穗哟		{ 106 }
酒后，晚霞在燃烧		{ 111 }
水 花		{ 118 }
典型材料		{ 123 }
带泪的小曲		{ 133 }
山雾茫茫		{ 143 }
石桥行		{ 154 }
实 房		{ 165 }
老关小传		{ 176 }
弯弯的九曲河		{ 188 }
后 记		{ 200 }

大山情

几幢不知经受了多少风雨的茅屋，楞楞地立在山冲里，一条干巴巴的黄泥路冷冷地躺在屋门前，伸向山下远远的乡政府所在地去。

过去，即使是爱钻老林的猎人，即使是长年奔波在外的二郎担货人，都很少走这一条路。

这年寒露刚过，几个扛着标杆，背着测量仪的汉子从山下沿路走了进来。

“啧啧，你们看嘞，那屋，比我们的茅坑还差。”

“啧啧，你看你看，那山多高呀。”

“山里有老虎吧。”

“怕它叼了去？”

“去去去！”

“哟哟，还抖胆哩。”

“见到猫都怕，还能不怕虎？”

“猫是老虎的师傅呗！”

“哈哈。”

风儿很轻，太阳很暖。

“唉哟 这鬼路，把我的脚趾都快踢断了。”

“断了就丢掉呗。”

路儿湾湾，路儿曲曲。

“听说村里只有三十几口人，而且只有九个女的，还管一个吃奶的妹子呢。”

“噫——”

“噤——”

“你……哈哈，山里的妹子可野哩，你可得提防点，别让她们虏了去。”

“那味儿可鲜哩，啧啧。”

“你尝过？”

“别吵了别吵了，到屋了。”

村子里，房屋一幢一幢相互相挤着，象是四周的大山把它们挤成了一个蛋团团。村子的周围是密密的林子，阵风拂过，醇香四溢……

一只猫朝屋后的溪水楞楞地看了一阵子，“妙妙”地叫了几声，悄悄跑到了主人的脚下。

“累死了，歇会吧。”二婶在唤着新寡的女儿兰妮。

“等会子，菜还有洗好。”兰妮提起一篮子蒜苗和白菜往溪边走去。

“小心着，路滑呢。”

“嗯。”

雨儿刚过，路儿很滑。

水，从高高的大山深处潺潺地溢下来。有高山必有好水。看，汪山沟的水多好，要说有多清就有多清，要说有多甜就有多甜。

兰妮习惯地蹲在溪边的青石板上，利索地把菜放在石板

的另一头，双手不停地洗起来。

呵呵！这石板，这溪水，都是兰妮成长的见证。大前年的这个时候，也是在这里，十七岁的兰妮在婶子的陪伴下，来到溪边，接受婚前的洗礼。尽管水儿很冷，但她一点也不觉得，因为她的心里很暖——马上就要和心上人一起生活了。后生是上村的孤儿牛仔。不知多少年来，汪山沟的妹子出嫁，都要到这里来洗头洗脸，说是别带走了娘家的财气。可是幸福、温暖的日子刚过上半年，丈夫就在溪边那片深深的大山里，被轰轰隆隆滚动着的圆木吞噬了。她呢，只得重又回到从二十二岁就守寡的母亲身边。

“冷么？”

“你……吓我一跳！”兰妮回过头，见是工程队的技术员冀新，一个虎虎生气的后生，她的脸儿绯红了。

“来，我帮你洗。”冀新蹲了下来。

“收工了？”兰妮并没有阻止对方。

“我要回段里拿图纸。”

“回县里？”

“嗯。”

“还不快出山，要不就赶不上车了。”

“还早呢，听二婶说，你来洗菜了，我就……哦，你要买什么东西么？”

“不要。”

溪水被他们摆弄着的双手激起了无数的水花。

“你炒的菜真好吃。”

“谁说的？”

“队里的人都这么说。”

“拿了你们的钱，就得真心做。”

“多亏你和二婶，要不我们那能个个长得象水牛，工程进度也不可能有这么快。”

“多亏了你们来修路，吃了这么多苦。”

“你的心真好！”

“你……哦，什么时候能通车呀？”

“明年这时候。”

“能？”

“嗯！”

“不骗人？”

“我能骗你？嘻嘻。”

“有客车来么？”

“有。”

“修完了这里的路，又上哪？”

“你想跟我去？”

“你——死鬼。”

水花儿消失了，溪面又恢复了平静。

夜色沉沉。一缕缕淡青淡青的烟在屋后密密的树林里盘旋。树冠在青烟中轻轻地叹息。

“队长，我们还是请过两人做饭吧。”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叼着烟，盘腿坐在床上对正在看报纸的队长说。

“怎？”队长问。

“寡妇门前是非多，何况兰妮一家二个寡妇！”

“这有什么，寡妇就不挣饭吃了？”

“你有听说，村里人正传着冀新和兰妮怎样怎样呢。”

“有有的事，让他们传呗。”

“冀新真的要讨兰妮了，真的！我敢拿脑壳担保。”

“这有什么不好？”

“呸！一个寡妇，也不拉泡尿照照。冀新可是童男。我……我敢拿脑壳担保，是童男！”

“你有几个脑壳？”有人问。

“他呗，两个呀，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哈哈哈。”

“能成么？呸！人家说讨了汪山沟的寡妇是要遭火烧的。”那汉子并没有理会同伴的讥讽，说得挺认真。

“迷信！真是迷信！”队长来到了汉子跟前，拍了拍他的头，“留着吧，看看以后的好时光。”

“你是怕火烧吧，难怪你不敢和兰妮搭话哩。”另一个汉子从被子里把头伸出来，冲着刚才说话的汉子使着鬼脸。

“他呀，不但怕寡妇，就连三岁的奶妹子也不敢搭话呢？”又一个汉子应和着。

“你们不晓得呀，他是慈禧太后的候补太监，能不怕女人？”

“哈哈哈！”笑声差点把茅屋的顶子都给掀掉了。

“不信你们看，我可不和冀新搭铺了，别遭火烧。”被讥讽的汉子还不服气。

“你是不是见人家冀新找着老婆了就眼红，也想开开晕。嗯？”

“他呀，怕是支开了冀新，自个好插进去。”

“你不是喊冀新干爷么？这是扒灰呀。”

“哈哈哈。”

汉子们的话越说越粗鲁。

“好了好了，忙一天的，累死了，你们累不？”有人想收场。

“不累不累，累还有人想扒灰。”

“好了好了，莫说了莫说了，困！”

“对。困。”

“扒灰的，莫把墙上的泥巴撞下来，想扒灰也不能这样呀。”

“哈哈。”

“再不困就扣你们的奖金。”队长下了最后通令。

“困。”

静。整个村子都睡着了。月光冷冷地洒在茂密的山林里，洒在茅屋上，洒在新修的蜿蜒的公路上。荒野里，许多不知名的小虫在吟唱。

黑暗从一个一个山峰上消隐。天，一点一点地亮了。

“起来啦，洗脸哟。水烧好了。”兰妮象往常一样唤着工程队的汉子们。

“快起来快起来，等下水凉了。”

“哎哟，我尿床了，被子都湿了。”

“我也湿了。”

“是雾。好大的雾，看，快看。”

“哎呀，几好看！”

“比女人好看。”

“小声点，兰妮在外面。”

“怕甚？”

“有种的出去说！”

雾，仍往屋里涌。声音象被它打湿了一样，沉沉的。

“快些子呢，再等就让你洗冷水！”兰妮又一次催促着屋里的汉子们。

“哎呀，你不能把火烧个不停么？”

“莫把我们烧死了。”

“烧冀新去吧，今日咯他就会回！”

声音象炸下的山土，哗啦啦地一股脑儿向兰妮袭来。

“没得好死的，不怕烂舌根。”兰妮出现在汉子们的跟前，脸儿红得象盛开的山杜鹃。

“死，一百年以后。”

“冀新要死了，你还活得了。”

死。死。死。

兰妮一听这话，心就象针刺一样难受。可当自己说出时，还不怎么注意，但汉子们的一再重复，使她脸上的红云立刻消失了。

“洗脸去吧。”有人发现了兰妮的变化，便把话题叉开。

“好嘞！”

太阳出来了。雾儿消了。一切的一切都沐浴在红灿灿的阳光下。

深深的大山下，是汉子们的身影在移动……

云，在茫茫山野的峰顶上翻动，在低低的茅屋顶上飘移；闪电，撕破了棉絮似的黑云；雷，在深深的山冲里滚动。霎时，天上象打开了无数个自来水龙头一样下得很凶。

“你一岁多点娘就守了寡，好不容易把你拉扯大，那知